

近思錄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
聖賢氣象。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
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
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
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
人遺書下同。朱子曰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
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又曰性者得全於天
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
其性而至於聖人也。以書觀之湯畢竟反之之

功極細密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等語又自謂有
 慙德覺多不是往往自此益其加功如武王大故
 疎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葉
 氏曰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性也
 再克勤克儉不矜不○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
 伐蓋亦學能之事也○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
 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
 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
 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
 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
 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
 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問顏子春
 井

秋殺盡見朱子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
 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便此更不露便是孔
 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
 是發用處都見也明道下二句便是解上三句獨
 時焉而已難曉○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
 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無迹只是人捉摸不著
 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如此或曰非常如此蓋時
 子不得已耳三者孰是曰恐只是習俗之說較穩
 大抵自堯舜以來至於本朝一代各自是一樣氣
 象不同○問時焉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
 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在
 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
 一般氣象○葉氏曰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
 故極其明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
 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誦詖行放淫辭放極其雄辯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

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

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

象卑終不類道葉氏曰曾子易簣之言自非樂善

正夫豈一時之不倦安行大聖一息尚存必歸於

所能勉強哉○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

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

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亾也幽厲不由也

末二句董仲舒對策語○葉氏曰羣經定於夫子

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猶賴

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續述提綱挈

領傳邪輔正以垂萬世如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

書可○荀子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荀子

見矣

子名况字卿為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為漢光祿

卿荀卿才高敢為異論如以人性為惡以子思孟

子為非其過多揚雄才短如作太平擬易○荀子

法言擬論語皆摹擬前聖之遺言其過少○荀子

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

自不識性更說甚道朱子曰荀揚諸人論性其實

人底性便說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

混○問揚雄言學者所以修性故伊川謂揚雄為

不識性曰性不容修修是復苗○荀子極偏駁揚

子雖少過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若不

近思錄

卷之十四

上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方無病。又是儒者語。○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道義功利。關不透耳。○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仲舒本領純正。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毛萇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問伊川於毛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槩好。○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自

見得鵬突。如命者天之命。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重禮節。然後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揚子為人深沈。會去思索。然太公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其學似本於黃者。如云。惟清惟靜。惟寂惟真。之類。某嘗謂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到急處。只是投黃老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林希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葉氏曰。祿隱謂浮雄失身仕莽。以是。○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祿隱。何辭而可。○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

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朱子曰程子謂孔明有主佐之心道則未盡其論極當問取劉璋事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
葉氏曰琮降則地歸曹氏取以與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問武侯曲直有間矣
○孔明學不甚正但資質好有正氣象如何朱子曰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為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
○孔明庶幾禮樂中逆貽數言尤近儒者氣象

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問孔明庶幾禮樂如何
朱子曰也不見得孔明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
○孔明也粗若與禮樂也是粗禮樂
○葉氏曰亮之治國政刑修舉而人心豫附名正言順禮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樂其庶幾乎
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
朱子曰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會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關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
○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世思緣

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
顯者以為重耳。○葉氏曰。文中子王通。隋末不仕。
教授河汾。其弟王凝。子福時等。○韓愈亦近世豪
收其議論。增益為書。名曰中說。○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
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
平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
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朱子
退之却有些本領。如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
綱是。○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
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見識。尋求真
箇如此。他資才甚高。然那時更無人制服他。便做
大了。請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問遺書第
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

則曰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則涉道淺。二說
取子似相抵牾。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
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
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
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一說未得
其實也。○問韓子稱孟子醇乎。荀與揚大醇而
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
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竊謂韓子既以失大本
不識性者為大醇。則其稱孟子醇乎。亦只是說
得到。未必真見得到。曰。如何見得。韓子稱荀揚大
醇。處便是。就論性處說。又云。韓子說荀揚大醇。是
泛說。與申不害韓非之徒較之。則荀揚為大醇。韓
子只說得那一邊。亦不著這一邊。若是一邊。若是一
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著這一邊。○學本是
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來
所未至。遂有所得。如目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

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朱子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是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問。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意甚重。曰。他也是不會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上。都見得。只是不會向裏省察。不會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龕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平日只以詩文飲酒博戲為事。○問。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為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而屏山以為孤聖道。絕後學如何。先生笑曰。屏山只裏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朱子韓文考異云。諸賢之論。惟程子此條為能極其深處。然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目。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未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為予奪。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論。亦自不為無理。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

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崇正為事。而或未免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之所譏者。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真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誦。明是。○周茂叔胸中灑落。如楚雖失而齊亦未為得耳。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朱子曰。通平先○所謂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見潘延之所撰墓誌。○通書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

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益不足以形容葉氏曰以上一節言資稟之粹充養之厚也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葉氏曰以上一節言行己之本末也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間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

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

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朱子曰二程之於濂溪如曰仲尼顏子所

樂吟風弄月以歸皆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

後來二程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

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

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葉氏曰按濂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時程公瑀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

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學於濂溪者雖得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益充所聞以抵於成者尤多自得之功明於

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

化由通於禮樂朱子曰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問盡

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起。名曰固是。又問伊川說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可至命。曰。知得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爲仁之本。不成孝弟。便是仁了。但是爲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舜異端似是之孝。主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舜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佛老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爲所惑。深遠。

拔高明者。反蹈其也。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秦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葉氏曰。以上一節。言學道本末。與其關異端正人心之大略也。先生

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朱子曰。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葉氏曰。以上一節。言教人之道。本未備具。而循序漸進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明而亦不絕之。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

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葉氏曰。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遭排斥。然當時用事者。亦曰伯夷。忠信人也。則其言行之謬。有不可誣者。以上一節。言接物之道。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葉氏曰。開其自處。煩而裕。葉氏曰。領且順。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平理。

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葉氏曰。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為苟且應命之事。然耐處之有道。故不見其礙。雖當倉卒。不動聲色。為之有要。故不見其難。

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葉氏曰。

目。理素明。而志素定。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葉氏曰。忠信懇惻。足以感人。故能不徇時好。而得遂其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文集。葉氏曰。以上一節。言為政之道。○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窺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

一般。遺書下同。○本註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欲觀夫理。流行處。朱子曰。此不要解得。那田地。自理會得。須看自家意思。與那草底意。如何是一般。○問周子言。窺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

問橫渠觀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思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張子厚聞

皇子生。喜甚。見餓孳者。食便不美。吳必大曰。子厚正消嘗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會問致思否。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間斷。而與之同休戚。曰。固是如此。然亦只說得一截。如是說時。真是主張題目。實不

會識得。今土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管攝之。無間斷也。○葉氏曰。此即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嗚然動於中。而不可遏。初無擬議作意而為之也。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呂原明曰。此處氣象。自有合得

如此等人。說此等話道理。○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

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葉氏曰。所○

侯師聖云。朱公拔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

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

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尙在此乎。日既晚

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侯仲良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拔。

皆程子門人。○葉氏曰。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師道

尊嚴。皆盛德所形。但氣質滅就有不同耳。明道似

顏子。伊川似孟子。○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

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葉氏曰。先生

全。故其粹然發見。從容豈弟如此。百世之下

聞之者。鄙夫賈。薄夫敦。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呂

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

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

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

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眾。知反之

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竝立而不能移。聖

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

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

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在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葉氏曰。志若可行。不潔其去。以為高。○呂與叔撰橫渠義擇所安。亦不屑於就以自卑。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

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其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本註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朱子曰。行狀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盡棄異學。淳如也。後本為勝。○橫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程先生發之。○葉氏曰。此可見橫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毫繫吝之意。非大公至明。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孰能如是。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

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朱子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

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睡。不然

放不下。無安著處。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朱子曰。橫渠言吾學既得於心云云。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行處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儻。如何到得行處分明。橫渠言吾學既得於心云云。看來理會道理。須

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却不必如此。○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箇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葉氏曰。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者。了然無疑。及宣之於口。筆之於牘。則或有差。故命辭無差。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無方矣。是皆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非勉強。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葉氏曰。德貌嚴毅。而中誠懇惻。故與人久而益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

不敢加。○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以非義。○語錄。○朱子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欲學聖人。明道十四五時。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二十二三時作。

近思錄江氏集注輯朱子之語以注朱子之書非葉仲圭以下諸家所及朱文正公稱其至為精切裨益於世道人心不淺非虛言也往年盱眙吳公得王文恪公江右雕本重刻於袁浦楚北崇文書局踵而刻之吳刻傳播未廣板攜入蜀中東南學者多以不得其書為憾予權篆蘇藩值書局開雕書籍爰出舊藏婺源洪氏刻本暨吳刻本屬元和王孝廉炳校刊之孝廉以各本互有異同復取語類

或問諸書詳加讎校訂正舛訛然後付諸剞
劂夫朱子當日纂集此書豈徒使人玩其文
詞亦欲學者循是反求身體而力行之以馴
造乎明體達用之實學術以是正人材以是
醇則 國家致治之原亦於是乎出然則讀
是書者其必潛心體驗由朱子之言盡通周
程張子之道以上探四子六經之精奧而實
有諸躬庶無負纂集此書之意也乎江氏復
有考訂朱子世家一篇正邑志之疏失於朱

陸異同之說考之尤詳未埒天寧寺會講辨
闢謬訂訛皆讀朱子書者所不可不知也貴
筑張君序稱原本埒刻集注之後今王洪諸
本均無之因據吳氏所刻補刊附後俾還江
氏之舊云同治己巳夏五月永康後學應寶
時謹識

重刊近思錄集注序

近思錄十四卷考朱子年譜成於淳熙二年乙未
時年四十有六先是數年閒編次二程遺書及外
書作太極圖傳作通書解作西銘解義皆有成書
其於四子之遺言既已熟貫精求深造有得然後
撥其精粹以詔後學猶且與執友東萊呂氏商榷
往復久而後出蓋繼往開來誨人不倦若是其精
且詳也乾隆閒婺源江慎修先生生朱子之鄉讀
朱子之書博通精奧躬行孝弟卓然爲當世大儒

著書布海內累數百卷而此集注獨久而後出考
首序成於壬戌先生年六十有二矣蓋亦終身爲
之而不厭者其所采輯皆取諸語類或問諸書比
類發明條理精密不特不敢輕下已見并不敢雜
以他儒之議論俾後之學者一意遵朱而不惑於
多歧其篤信謹守又如此故自葉仲圭集解以下
注釋者數家惟此最爲善本道光壬寅日昺承乏
大梁給諫星湖前輩方主講於斯每進諸生課以
前賢語錄文字士多砥行自愛者一日攜此本示

余大興朱文正公所刻也余受而讀之豁然如昧
之得明奮然如魔之思起因知原刊板已散失傳
本久稀爰爲重校付梓以授院生使人各一編誦
習探翫身體力行其於學術人心必有興起者矣
刊旣成謹識歲月緣起於首簡朱子世家一篇發
源志舊文而江先生訂定者原本附刻於後今亦
仍其舊云

道光甲辰春三月貴築張日昺序